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4





韓詩外傳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執焉爾六經之文渾渙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適能行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屬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南培齊轅固二詩並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適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錄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亦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目錄

- 卷一二十九則
- 卷二三十四則
- 卷三三十九則
- 卷四三十三則
- 卷五三十二則
- 卷六二十七則
- 卷七二十八則
- 卷八三十五則
- 卷九二十七則
- 卷十一二十五則

韓詩外傳卷一

漢 燕 人 韓 嬰 著 宜 黃 黃 錫 援 校

曾子仕於魯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自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禍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馬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莫逸叢書

韓詩外傳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住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流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鴈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沅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鴈迎流而挹之與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與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正知之矣抽絺絰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正知之矣抽絺絰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絰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取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非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富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受其身故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與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而不憚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蒿萊蓬戶甕牖補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生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亦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遵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觸鬣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如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二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善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台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鞀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安則皮膚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一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各一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通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悒悒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曰宮女縵經而

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矣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鬪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歲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亂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岫峭則破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令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

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礫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下隨介子推原憲鮑焦素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擊奮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與行也上不已用而予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廉廉毀然且弗舍或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

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蒞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晝夜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一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備矣吾勿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備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猶馬而林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備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備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壯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一國之命詩云彼秣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閭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園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馬兄往視之道畏而死

越兵威者吳也凡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弟二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息夫道二帝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今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誤今沈今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曰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今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蒞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旒表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旒表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雲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霄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書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糶

貴民饑道有死人冠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良其限列其害危重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臺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掘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太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掘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關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偷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

響如組兩駉如無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諧人君子亦諧人乎顏淵退俄而既人以東野畢馬駉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卿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然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巳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定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固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其可回矣且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危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而好直王使為明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銖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濫濫乎其義不可失也嗚呼其廉不可刺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其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為

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越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聞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輒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事輒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載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昔者桀為酒也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毫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騶兮六轡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將至舉鵬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下無日矣桀拍然而打嗝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祭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矣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梁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矣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止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矣得我直子賤治單父彈鳴琴才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

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本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曹子褐衣縵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韞直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民者指車百乘賜於韞直之上子路夾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新於韞直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民者指車百乘賜於韞直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搗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才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教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才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好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者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言以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正當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岍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于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幼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慮統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不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夏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

親結其稿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哀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人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三
傳曰昔者舜顛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盥噉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盪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眾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道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伐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二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若不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剛行禮要節若連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名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問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愕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鄰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傳吾進趙盾君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曰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遠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滌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棄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蹶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癘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恣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况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癘跛眇疴寒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極負之遺者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誓有誓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皆死亡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掠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為惡其人者憎其骨餘

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脩武勒兵於甯更名邢止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于比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禦首右射駒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大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蒼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往能學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劍雖利不厲不斷林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梁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

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弗時什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身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者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行之財有所流故膏膏不獨樂磬確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夭用死不轉尸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受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

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亡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考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獄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睇焉顧之潛焉出涕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遘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少自一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為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富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洋洋水薄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富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答犯曰吾從而七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答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心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為上賞於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難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况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狹欺而况乎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知殷周之祭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謂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者智夫此二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

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且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濟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益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乎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懼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

曰數政優優百祿是道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詬而詐築猶有工拙焉以築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邪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燹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之親我也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憎毒蜂蠆之人雖築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圖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天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曰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憚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憚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印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馬馬服然後求良馬士信而後求知馬士不信焉又多知譽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印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以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愛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言也對曰君東南面而擅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言也桓公曰善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東

韓詩外傳

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逞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眾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儀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地慘若蜂蟻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躄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

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今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侯之則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父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慢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疎此婦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易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使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二百步長二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十步長百步為十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

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塹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實欲敗者多於仁道氓馬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謂之大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致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比己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即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姦奸耶則太公年七十二雖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慎然

後可與言道之理也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本可與言而言謂之賢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君子不聾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主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矣矣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上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己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鄒衍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往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剛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撲鄒即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隲窳之間祗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趨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跡著矣詩曰雨雪瀼瀼見艱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達達則甯而容窮

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其櫻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敬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為治故其言可以為民道民從是言也故其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則治失之則亂由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偽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禁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為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允用趙鐵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淳齒用齊權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癘腫痂疔上之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擗胸斃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椰子都莫之謀模母力父莫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愍無自瘳焉

南苗異獸之類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樂也安舊俗庸庸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亡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之狂者齊之狂者齊之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子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而難夫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費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也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令其心類令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閑閑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召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倉倉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

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

韓詩外傳卷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大仰則天俯則地幽坐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異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遣而待之安則畜安不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動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悲夫狂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

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之也抑為之者窮而是子猶為之而無是須臾怠焉羞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為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善言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且其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韓詩外傳

漢魏叢書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其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具頎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知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上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究酷之令加於百姓憎悽之惡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賢使不佚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本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論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豐豐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

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秦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始同一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

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行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瘁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益形無置錫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使用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

化存爾如使王有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取謀之博也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為視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

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

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器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欲嗅芬香

漢魏叢書

韓詩外傳

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法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主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速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勸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藩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啣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不知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假之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替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川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

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顛項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實子相文王學乎錫嘒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甯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妙精而至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漬茂然天沛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漬茂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為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法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為三公賢以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近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群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群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士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困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

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盛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故長隣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疆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諤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入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利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宮倉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為何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子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政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為昭此其後生者也昔者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異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穀大夫蹇

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靈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行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恃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

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然遠辱至此莊王曰君有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爵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朽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如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慎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慎子夏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返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慎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榆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

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教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天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有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三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殫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交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紼三年為君亦服斬紼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實則實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曰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實單國舉而後已雖左亮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循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乎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京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行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由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曰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謹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訢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飢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

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如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翻在其中矣將

韓詩外傳卷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

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

怙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
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
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
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
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夫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束蘊請火非遠之婦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為之先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
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
娶其終身不嫁者耳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安婦
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

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
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
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安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勺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腹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
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謔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
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運行乎矣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
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剗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
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
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
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
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
公也虞正于天下以為令尹讓于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閻閻後遇夫
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于茂
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之見故不芬芳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感焉故聖
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則為善

矣亦何位之有無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夫君

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感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親而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

墓不如雞豚遠親存也故吾嘗言仕齊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棖題三圖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于外人託于社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君賈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並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其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新侯燕言朝廷皆小人也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

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于是懿公欲與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于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于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于楚邱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提其君非徒提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殺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是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人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臺王后衣者后托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燭滅有羣妾
衣者妾托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不絕纓者不為樂也于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
后所絕冠纓者誰于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與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
而獻之王怪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于子子何為于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
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于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彊楚詩曰有灌者淵濯葦澤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于親隱公怒而殺于弟叔武賢而殺于兄比干忠而誅于君詩曰子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泄治
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于營燕之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
燕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
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遠前人也太公
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于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子
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文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子之事王未耳何能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
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名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
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
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鷹鷂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

曾不得一嘗嘗尺君之二過也綾紉綺縠靡麗于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鈎刀之畜而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
有慙色遂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
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未逆本使人說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
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
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却我以兵是以不
樹德于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
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唯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
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霸摯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于是不班也
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
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定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台遠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
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
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

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程本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
比所以高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于善者自進之階比于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
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
子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也有此三者又何如焉

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
湯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蠱躍蛟奮暈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
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

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
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

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蛆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
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瀟瀟見艷聿消
昔者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
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夫

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為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兵以琴浮其
音參以上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
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

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
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于大國而處江海之陔
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上國使適越亦將剃墨文

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
氣則生失氣則死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繪布五穀也不可羅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及其屠
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

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于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
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于此
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

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于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
其貴于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于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而

莫魏叢書

韓詩外傳

三

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于吳而懷實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己而薄于君猶乎非救世者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大下畧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土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咏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若不仲山甫明之亂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蒯蒯使普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蒯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蒯蒯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蒯蒯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諄諄為懼 死詩曰柔亦不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若此婦人妬其言曰顧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擲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剛亦不吐

可于君不可于父孝子弗為也可于父不可于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詩曰惇悌君子四方惟則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扶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實飲有儀往即文治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于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鷹遂求北犬晨鷹賞行蒼唐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鷹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鷹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幣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于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之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獻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載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正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

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薄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好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齊景公使人于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上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乎是楚王蓋愷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且能專對矣

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亡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二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詩曰釐爾圭瓚鉅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言作色曰始言聖人金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拘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云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詩曰我居御辛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名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于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魯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趨出問景公謂晏子曰夫魯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公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于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于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宣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其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于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質急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福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馬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卜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于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于齊西無以自進賣五羊皮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以為人增老而見去屠牛朝歌債于棘津釣于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于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用子者皆嘗卑賤窮矣然其名聲馳于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于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魯來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挾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二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格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火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妹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子于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而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于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選賢而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于戈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眾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言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將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大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眾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眾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逞啟處

有鳥于此架巢于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椶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椶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湯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此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于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晨魚也被褐擁鍊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晨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問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謝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三人子路曰有人于斯風與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噫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邁

漢魏叢書

韓詩外傳

三十一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二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過死景公色愧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于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傅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止在乎止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統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且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故而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聚有殺人是罪一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之過也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于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子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于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于國中莊公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于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著簪有何非焉婦人曰非傷忘簪也蓋不忘故也

漢魏叢書

韓詩外傳

三十一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于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于路顏淵游于成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擊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箴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子已言回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詘其用不屈罪莫大于多欲禍莫大于不知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路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苢菲無以下體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百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盜盜畢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呼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諂味而不藉速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曰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曰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曰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

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諂味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乃伯玉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虧譏毀行則害成患生于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澆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徵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于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于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妻妾如覆村天下有道則諸侯長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變龍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于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晋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晋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乎由此觀之若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不飽羽毛悅澤光照于日月奮翼爭鳴聲響于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嚼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暮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羹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

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
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于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
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于
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
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
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
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火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
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于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于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
知也吾嘗齒馬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然而況于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
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書可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紕表田無字譏之曰出于室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字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
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贅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贅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于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相
衣縕者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
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文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
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
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
議論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
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
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
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氏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間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使吾君好學十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間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
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于吾君無使吾君得罪于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
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于父可因姊妹謝也父乃赦
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
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君子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于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
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于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不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于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于四方臣弗如

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袍鼓立于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曹里須從因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于是里里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里須曰君沐即使者曰否里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里須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里須文龍竭君之資避于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于族未足塞善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于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于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里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里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天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祀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夫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寗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于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于仁之讓以求于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于道也猶農夫之人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實甫有子曰太伯仲亦季歷歷有子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德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二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苗邱訢以勇猛聞于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苗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取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于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目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苗邱訢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苗邱訢果夜來拔劍注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及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苗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管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鴻獲管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管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且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於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忘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堯為席以蜀為狗北面而祝之

發下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楸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號疾聞之足蹶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奠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入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于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徒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討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子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繆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于葦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左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下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下莊子請從至見于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關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者也今母歿矣吾塞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于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剝辱婦媠鬼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閻閻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心腹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再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諍諍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側言大

王次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過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斤逐何以避余大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

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身不宜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齊桓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東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土地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詩曰無言不雙言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賈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毋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于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于都澤故得于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耶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也馬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駢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代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于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凡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以宣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天皇天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于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于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于國有位于廷汝樂而不憂也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過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

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右韓詩外傳十卷漢書藝文志有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詩說四十一卷隋唐志載有詩韓嬰注二十二卷當即內傳而外傳有十卷卷數皆不同按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故內傳至宋又亡唯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容齋洪氏家有其書今叢書本卷首有四明陳明序云薛子汝修篤學嗜詩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錄諸梓不知幾再刻也董斯張云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因略引李善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數條今本所無以謨所考見猶不止此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條文尤全且得解經深意與諸雜說不同而今本亦無之則其所遺軼者必多矣又首卷第三章說漢有游女毛氏秘書本幾數百言而今本乃寥寥數語爰祇就叢書原本翻刻不合補入而謨又別有韓詩拾遺十六卷于內外傳散見他書軼文采獲頗多茲故不復論若王伯厚韓詩攷又祇收錄內傳章句而于外傳亦不甚措意云汝上王謨識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上

吳陸璣著

瀘溪石永齡校

方東蘭兮 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海蘭藏衣者書中辟白魚也

采采芣苢 芣苢一名馬島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常與者同作如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

言采其蟲 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似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着有分解也

谷中有推 推似雀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推益母也故曾子身益母感恩按本草云菴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貝穢即菴蔚也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如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言采其蕒 蕒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薦與女蘿 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亦黑甜美女蘿今鬼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鬼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鬼絲殊異

有蒲與荷 荷芙蓉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蓬莖下白藕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實蓮蓬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鈎為葢味甚苦故俚語云苦如葢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為飯如粟也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為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為藕幽州謂之光旁為光如牛角

參差荇菜 荇一名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青下白鬻其

美鬼書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菜酒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李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
于以采藻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
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者按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飢時蒸
而食之

言采其芣 芣與苜蓿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當滑美江南
人謂之萹菜或謂之水葵諸彼澤水中皆有之

兼葭蒼蒼 兼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蕪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莖一名亂亂或謂之
秋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
別草也

竹猗猗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菜竹也菜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
人謂此為菜竹

茗之華 茗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玉芻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葉青如
藍而多華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龐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食野之草 草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于以采蘩 蘩瞞蒿兒白色為瞞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
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繁游胡游胡旁勃也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羅羅高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似相蒿而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萹蒿

言刈其萋 萋萋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
其葉人可蒸為茹

食野之高 蒿青蒿也香中及吹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故也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泉耳一名胡泉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
子正如婦人耳中瑤今或謂之耳瑤草鄭康成謂是曰胡荽幽州人呼為爵耳

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甘之和芍藥
之美七十食也

采芣苢 芣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非似莖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二月中莖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芣
爾雅又謂之苢菜今河內人謂之苢菜

言采其葍 葍斃也山菜也周秦曰葍齊魯曰斃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

言采其薇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草木其味亦如小豆霍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言采其藟 藟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漢茶甘泉或用之
藟草有兩種葉細而花亦有臭氣也

薄言采芣 芣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芣西河雁門芣尤美土人
戀之不出塞

誰謂荼苦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薑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匏有苦葉 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揚州人食至八月葉即苦故曰苦葉

印有旨茗 茗茗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言采其莫 莫草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令人縲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

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莫莫葛藟 藟一名巨瓜似燕薹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亦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

視爾如收 收一名比芥一名荆葵似蕪菁葉紫綠色可食微苦

北山有菜 菜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菜蒸

取蕭祭脂 蕭草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鹿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

以脂焚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莫然後蕭蕭合馨香是也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可以溫紆 紆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一作今官園種之歲再

割割便生刺之以饒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得但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謂之徽紆今南越紆布皆用此麻

印有旨鷓 鷓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南山有臺 臺人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空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笠笠南山多

有 如蘆在阪 如蘆茅菟蓍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陸種時故貨殖傳云厄茜干

石赤比千乘之家

白華管兮 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及瀑尤善也

飲蔓于野 飲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薹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匪我伊蔚 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濕有長楚 長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

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芄蘭之支 芄蘭一名羅摩幽州謂之雀歌柔弱恒蔓于地有所依緣則起

浸彼苞稂 稂童禾梁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

馬不過稂莠皆是也

言采其蓫 蓫牛薺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莖亦可漚為如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蓫

梓椅梧桐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

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梓桐人績以為布似毛布

有條有梅 條楸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色白葉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其北山多

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柎葉大可三四葉一聚木理細緻于豫章子

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柎柎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柎也

北山有楸 楸楸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楸

常棣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

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爰有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其樹皮青白駁掌遙視似馬故謂之駁馬故里語

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語曰上山斫檀挈榼先彈下章云山有枹棣隱有樹

棣皆山隱木相配不宜謂獸

柞木拔矣 柞木三蒼說柞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柞直理易破可為擯車軸又可為矛戟鍛

隰有杞夷 杞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為赤棟一名棟白者為棟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

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字億萬其葉又好故種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棹村可為弓弩幹也

其灌其樹 柞柄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亦可為車輓

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 柞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楮積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

山有樛 樛其針刺如柞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于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集于苞相 柞葉似樛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柞標許慎正以柞讀為模今人言柞失其聲耳

言杼汁或云杼斗讀標為杼五方通語也 無浸獲薪 獲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

集于苞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麓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管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栲桑荆揚父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栲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

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榛栝濟濟 栝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宮相器又揉以為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栝不曰竈

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栝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

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為箕籬之楊也 蔽蒂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椒聊之實 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莖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者其葉以為香今成阜

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鷄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

柰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麋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櫟木蓼子亦房生

食鬱及奠 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食之甘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

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杼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為燭五方皆有

栗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鷄子亦

短味不美桂陽有栗粟生大如杼子中仁皮了形色與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栗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

即芋也今此淮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為異耳 標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曝乾為腊置美臠壺中又可含以香口

厥蒂甘棠 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亦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

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 唐棣之華 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

隰有樹檉 檉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其實如梨但實甘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令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北山有枸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為函板枝柯不直于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榮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槻一名曰板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

唯筍及蒲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常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下

鳳凰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鸞鸞或曰鳳凰一名鷗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鶴鳴于九臯 鶴形狀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入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鶴鳴于埳 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

子則一村致旱災

歐彼晨風 晨風一名鷗似鷗青黃色燕合鈎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燕雀食之

孰彼飛隼 隼鷗屬也齊人謂之擊擊一作擊或謂之題題一作題或謂之雀鷹雀鷹一作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為隼

有集維鷗 鷗微小子翟也走而且鳴曰鷗鷗其尾長肉其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尺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鷗鹿者似鹿而小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鳩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謂之鷗

鳴鳩在桑 鳴鳩鷓鴣今梁宋之間謂之布穀為鷓鴣名擊穀一名桑鳩按鷓鴣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宛彼鳴鳩 鳴鳩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鷗

翩翩者雛 雛其今小鳩也一名鷓鴣幽州人或謂之鷓鴣宋梁之間謂之雛揚州人亦然

脊令在原 脊令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黃鳥于飛 黃鳥黃鷓鴣也或謂之黃栗幽州人謂之黃鷓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鷓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者我來黃甚熟亦是雁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鷓鴣 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機然縣者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交交桑扈 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

振鷺于飛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鉅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許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然與眾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頰之今吳人

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口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亦者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鷓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群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行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鳧與雁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肅肅鵝羽 鵝鳥似雁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翮彼飛鵝 鵝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鵝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流離之子 流離鳥也自關而西謂鳥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鳥不孝鳥是也

麟之趾 麟鹿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而詳後處不踐生蟲不履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

有能有罷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人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罷有黃罷亦罷有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麗理不如熊白美也

羔裘豹飾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猓其貌皮 猓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穀遼東人謂之白熊

狼跋其胡 狼牡名雅牝名狼其子名微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

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獲長臂者為援援之白腰者為衡胡衡胡援駿捷于獼猴其鳴噉噉而悲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頰下背脊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績上釣取之大者十餘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鮓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色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頰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蘇鮪一名鮪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

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又河南鞏縣東北崕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維鮪及鱣 鮪今伊洛濟潁鮪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鱣魚之美者漁陽泉扈刀口遼東梁水鮪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鮪故其鄉語居就糧梁水鮪似鮪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鱣不如嚼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謂之鱣幽州人謂之鵝鵝或謂之胡鱣

魚麗于留魴鯉 魴鯉兩推曰鯉也許慎以為鯉魚璣以為似鯉頰而厚

九罭之魚 鱒魚 鱒似鯉魚而鱗細于鯉也赤眼多細文

魚麗于留鱒魴 鱒一名揚令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鮮飛者今江東呼黃鱒魚一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魴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而有黑點一名重唇鱒常張口吹沙

象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叙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

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實沛緒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傳至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徐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邪瑗帝憐之以利兵與固瑗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刻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邪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邛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剛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未廣漢景覽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捷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暉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閔中令邑郡揚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毛詩 孔子刪詩授下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魯申授魏人李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鮮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識 右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見經典釋文云吳太子中庶子鳥程令陸璣撰璣字元恪吳郡人隋志及通志藝文略俱題作陸璣非也書流傳甚古自釋文及孔氏詩疏邢昺爾雅疏時時引證元陶宗儀始采入說郭明毛子晉更為詩疏廣要刊入津逮秘書中而何氏漢魏叢書及棄不收今本蓋從唐宋叢書采補仍陶本也據經義攷姚士舜言所藏陸氏疏本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二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檢今本數皆不符又不知姚氏所據何本此書向未見有單行善本今江右 大宗師仁和趙鹿泉先生著述最富于毛詩學用功尤深既著有詩細又校正此疏參合陶氏說郭毛氏廣要二本并取釋文及孔邢二疏所引句櫛字比加以案斷至精至詳然後此書得稱完善間出書業屬湖州丁進士杰小山覆校丁君遂為雕板吉安白鷺洲書院謨因問請頒發學官廣為流布以嘉惠士子先生意更口口不以為可然學者而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於是書不可不知所宗尚也汝上王謨識

大戴禮序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係傳則見於賈誼跡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其按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說缺謬誤則采嚴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潁川韓元吉書

大戴禮記目錄

- 卷一 主言 哀公問五義 哀公問於孔子 禮三本
- 卷二 禮察 夏小正
- 卷三 保傳
- 卷四 曾子立事 曾子本孝 曾子立孝 曾子大孝 曾子事父母
- 卷五 曾子制言上 曾子制言中 曾子制言下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 卷六 武王踐阼 衛將軍文子

卷七 五帝德 帝繫 勸學

卷八 子張入官 盛德 明堂

卷九 千乘 四代 虞戴德 誥志

卷十 文王官人 諸侯遷廟 諸侯饋廟

卷十一 小辨 用兵 少間

卷十二 朝事 投壺

卷十三 公符 本命 易本命

大戴禮記卷一

漢 梁人 戴德 著 南城王聘珍 校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樞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問也難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問也難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作理一本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惟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麈麈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故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

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良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適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向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實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

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與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祚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然今天端衣衽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糲斬衰簡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放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色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其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而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某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正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處醜其不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

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慨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荀子云有所以別尊卑尊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也大饗尚元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齊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省之卒也成事之俎不啻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治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貨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眚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

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田鼠化為鴽也
 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
 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
 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靈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圍有見否圍者山之燕者也鳴蟻蟻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莧莧取茶茶也者以為君為蔣也莧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
 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蟬蟬有殷殷眾也蟬蟬殷之時也蟬蟬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鶴也鳴者相命
 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瓜乃者急
 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蠲鳴良蠲也者五采具後之興五日翁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
 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翁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
 翁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啟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蠲鳴唐蠲鳴
 者隱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中種黍救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
 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頌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知闕一作短闕○六月初昏斗柄正在
 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
 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擊始擊而擊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擊云○七月秀穰穰未秀則不為穰穰秀然後為穰
 葦故先言秀穰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涅潦生葦涅下處也有涅然後有潦有潦而後
 有葦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葦葦葦也者有馬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
 蟋蟀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蘼葦之秀為將緒之也灌未秀為葦葦葦未秀為蘆斗柄懸在下

則旦○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元校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粟剝也者取也粟粟也
 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
 者為鳥能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
 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
 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遭鴻鴈遭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元鳥
 蟄陟升也元鳥者鸞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龍龍猶駘駘則穴言蟄也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
 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裳之時也辰繫於日雀入於海為蛤益有矣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
 食之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鳥也浴者飛下高下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日之
 長也元雉入於淮為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
 狩陳筋革陳助革者省兵甲也晉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
 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也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也者何也鳴而後知其也
 元駒賁元駒也者螳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
 人官也梁者主說也晉者也隕麋角益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凡三十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
 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其有司參夙興端冕
 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

漢魏叢書

大戴禮記

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崩成王十有三歲而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師也謂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少又親近故
 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
 於楚不能不楚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
 為常言人性本善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
 宮也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思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
 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
 踰矣四學者東序宗廟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成小大殊故上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
 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違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
 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成王學並於正三公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
 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
 進善之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於下也有誹謗之木堯置之使書政之德失也有敢諫之鼓舜置之使諫擊工誦正諫工樂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所以明有別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仲春舍菜合備仲秋班學合聲所以明有孝也行中焉
 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所以明有度也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啻其肉故遠庖厨所以
 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
 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

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
 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
 佚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
 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詿誣昔伊尹諫夏桀桀其
 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
 誠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
 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關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實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
 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參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是也天子不論先
 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
 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輕無經於百官不哀於
 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
 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
 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禮樂之器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
 宴聽其學小師與天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也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
 小誦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

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自放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餒性也飽而強饑而淋暑而湛寒而嗽寢而莫宿生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也血亟顧環面短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送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貴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以皆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繁成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狼虎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史替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職夫也家宰之屬上士二人言非禮樂則太師縵瑟而稱不習謂逆序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謂避後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平也半衝牙衝在中玼珠以納其間納於璜瑀之間瑀瑀以雜之瑀曰玼珠而赤者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椽蓋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嗔

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謂乳孝者繼之謂保四賢傍之謂慈母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謂諸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者禹以夏王祭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臺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繼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巨天下再為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是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蘭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垂至二垂謂天地之際言感通處遠越王不類舊冢而吳人服以其前為慎於人也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齊在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蘧當聲誤史鮑惠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言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造馬驚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從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鮑之力也成禮復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哀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狂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閣王於燕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

於此者由得士也支猶計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尚如此況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大戴禮記卷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責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辱守之辱小貌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憂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數猶身也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憂也君子不絕小不矜微也矜亦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惡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疑善之不及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誦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處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類宜其年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不從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存也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諂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也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侈也寧約約猶慢也而不可信也言國禁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殖絕也神言弗致也神言不語道遠日益云眾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入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言不苟折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倥者君子不與也倥塞也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也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言危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莩焉近於不說其言莩馬不悅不悅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近當字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

大戴禮記

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悖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奈形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常思也居由仕也故曰父母為嚴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危也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家子也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怒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又治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於面使而勿貌也勞勞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言隱不命人有隱僻不評之也臨不止凡居上不為感下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儉行以徵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後不以或為父母憂也不為事或胎憂於父母也險塗險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

以助敬也儀禮其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致食分地任力任善不敢臣三德臣三德崇孝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莅臨也祭祀則莅之以敬如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忘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者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吾知其能不可自取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夫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一作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

者也行者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置猶立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言常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準猶準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勞猶功也小孝用力博施備持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且當聲今子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弟子也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當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生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齊謂祭祀言必齊色嚴敬其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言所令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

誠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得自由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觶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俯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大戴禮記卷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天下無道故若且自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吏所收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猶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日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終有時禮也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寢猶止也言使之為夫人則否夫人行無禮也近市無賈無賈無所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族人者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此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日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信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說讀為悅字故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也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所訢不知我吾無怙怙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誠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謂發施行於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憤憤憤也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慙慙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衡干也言不荀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故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師敗不危免也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相助也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鳥入焉詩云駭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國無道則突若鳥出焉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慎者不見使正宜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邇近也是故君子錯則高山之上深澤之汗聚椽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履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父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敬人之愛如舖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善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聞則言之也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首圓方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

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天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謂大成次成小成也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在貧如客言安也使其臣如藉藉猶借也如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性其言惟陳其富哉仲由於其鄙能備治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節其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殷頌長發之五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斁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言任為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言貌所以擯贊主人間之以成人間之為成主或聲慢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皓皓虛也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子輿齊楚晉俱以迎聘不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教無告夫民之窮無所告是顛孫之行也顛孫陳人也字子張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之首章也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卜商衛人字子夏銀也斷言便能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難於德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惟在利民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佐助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武城人也字子羽 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也字子游 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為以兄之也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諱慎之至也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詩般頌曰聖敬日躋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達明君也茂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請嘗以對者告也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質由實也偉為知人言大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思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祁午也羊舌也祁奚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言居處之同者桓為相也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也至於其為祁奚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和容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數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晉大夫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不苟免也然亦不亡其身不免於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也出掌刑官後受隨其為人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歿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孔子曰隱括之傍多曲木也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蘧大夫

也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楚人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晉大夫介

大戴禮記卷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聞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清鳥獸昆蟲應離日月星辰極吹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人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

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近親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勸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臯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一作教鮮支渠庚氏卷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疊疊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者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蟪窮蟪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堯及象產教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黃帝居軒轅之止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居泝水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嫫水氏嫫水氏之子謂之高緇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寐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錢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為云鄩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莘姓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庇為城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鄩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媯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馭訖氏產帝摯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暉氏繇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於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啟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於水水直而中繩縣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縣使之然也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名曰蛟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苦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

苞漸之滯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靖居恭學修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折柔自取東邪穢在身怨之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正一作質 鶴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鳥息焉醞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鏤夫頓無瓜牙之利筋脉之彊上食晷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繇繇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歧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騰龜鼠五伎而窮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听不枯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塵之如海邪水潦瀟瀟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下然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俾下偃句皆循其望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大戴禮記卷八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專為自教不能勿措為措勿進謙其倦也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勿言不中行事勿留勿稽留之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自通故稱路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多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者當先是六路安譽至而政從矣亡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無公私也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六路忠信者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則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勝謂民辭情短量之無狡時之亂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也精為歸適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適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精為歸而末不寡短長人得其量量而用之以泉木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亂反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治人情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謂不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初聞善政必記之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亦聽之也詳以失之後政不行詳為陋矣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詩曰老夫灌漑小子騶隨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禮也適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倫理也言是羣臣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適臣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汗矣汗也言私謂也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及道察說而適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政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徑徑四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為身也謂能謀其身也修業居久而譚譚也謂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習謂性也故世舉則民親之世舉言治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奔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徒黃也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其善也若此而使之復生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謂內外相應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

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凡姪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天神所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歲終聽不德之刑為正德法而論也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得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理德法者為有能成德法者為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王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術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史當字誤為人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飾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也夫其德誠厚度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為亂無道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軼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天道發施故為道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軛軛在軾前斂六轡之餘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三公無官佐王論道而已均五政齊五法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萬民以為宮柱名高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路寢亦為此制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大戴禮記卷九

千乘第六十八

大戴禮記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幾遠違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威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盡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遠也鄉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實豐者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者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國一作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董征庶虞章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幸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闈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聞作起不敬以欺惑懂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娼饒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護以財投長曰貨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

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餘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按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哀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而餓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節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佼用力於茲民游薄事倉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暘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殫者在今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非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於倉於時有事蒸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况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立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

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聖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數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在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惠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九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慎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止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止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禍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誥志第七十一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禮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止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止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為災長之祿也止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唯雄也唯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

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分於時雖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幸於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享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必躬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侯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怒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鷲獸忘攫爪鳥忘距蟻蠱不螫嬰兒蜚蚤不食天駒雉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敷仁賓也

大戴禮記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觀人

王曰太師慎維深恩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謂視中觀隱也變官民能歷其才藝文維敬哉女何慎乎非倫倫理也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王曰於子女因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慮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而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

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蓋之以樂以觀其不寧蓋猶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適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誠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淺殷盛也淺深字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如日月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執色下人謂形柔而人苟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之而務尚其小成以故自說言以事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利而不易移也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攝曰鄙心而假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邀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一端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怒者也謂開度營之以物而不虞也至則改辨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貸色而不可營曰潔廉而果敢者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已諾無斷言正慎諾於人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有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妬誣者也謂始如微清而能發為發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今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為考志也考度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之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主物與物在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感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通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見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由當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王澤曰喪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尊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靈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事言願以為質願當為聲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若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論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推後於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慮誠不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如此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務廣聞而不究其言也問則不對佯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為深深遠如此者隱於文藝著也廉言以為氣尚作廉言以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尚自驕厲持以為勇終見佚氣自然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尚自驕厲持以為勇終見佚氣自然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允言勞醉醉言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外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眾而貌克雖盡其忠權及眾之前猶相克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不好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凌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闇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為奉先君及曰祖考之教令

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由當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王澤曰喪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尊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靈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事言願以為質願當為聲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若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論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推後於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慮誠不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本非其意故如此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務廣聞而不究其言也問則不對佯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為深深遠如此者隱於文藝著也廉言以為氣尚作廉言以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尚自驕厲持以為勇終見佚氣自然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言尚自驕厲持以為勇終見佚氣自然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允言勞醉醉言而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外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眾而貌克雖盡其忠權及眾之前猶相克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不好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凌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闇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為奉先君及曰祖考之教令

順信者也實富雖尊恭儉而能施服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憂喜怒之如度晰日守也聰明也有喜怒之來置方而不毀不反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正者也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愛而在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無已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信有高卑人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妄當為聲誤為望行征也隱據也質不斷辭不至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為詐者也言行聖變從容謬易安然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順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故事阻者不夷崎鬼者不仁特德祀而不自修也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才計多私者不義揚言者憂信此之謂揆德也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慎其心外慎其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慤一作質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巧一作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謂應所問而動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是蒞百官而察善言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由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賂員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壞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賈二曰鄉則任貢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

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六證論辨九用以文一人一人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亂法者則有司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請親過高祖則設廟以昭穆遷之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於廟言羣臣如朝位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如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言舉幣從在左北面神主辭故在左神將遷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言嗣以遷代不言成廟將徙敢告卒不奠幣者禮畢矣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以毀易相考誠人神之不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乘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押車祝為左故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序下是設樽樽恒於房由房也脯醢陳於房中侯左右房也設洗當東當言東當言東當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疾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郊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乃曰擇日而祭焉安神

諸侯釐廟第七十三

成廟釐之以羊廟新成而釐者尊而神之祭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以神事故亦同爵

大戴禮記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歛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
 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天子故不使君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
 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皆達也權其輕重居之及刑罰準民之
 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皆通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
 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
 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位曰同等名位不同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
 天下也祭法曰霜天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衛四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
 時不同言有可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謂不正之政君謂賢民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施善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
 相報而終於施施也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之謀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行重器必先効先
 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專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理也官人當公
 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觀其容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此四
 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王取人德有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
 曰人狀可無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
 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聖人通而虛已故於求人公曰以子得人何如子曰否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
 之以委於君五則否不能傳聞雖言色不同而善惡無異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
 蒙也由用也言能居之則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

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使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昭然明視瑄所以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
 渠搜氏羌來服北發北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遷邑姚姓于陳謂改封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
 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
 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汙池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懼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履湯
 履循理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別嫌於死成湯怒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
 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奴姓於杞封夏后氏之後發厥明德順民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
 於物章物章重屋之西堂於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
 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
 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
 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
 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五代益時小代文王卒受天命作
 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後將至也君哀
 言今周衰之甚有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如繁者言如萬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
 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言有師保有利器焉言有先王有措扶焉謂服股以時令其藏必周密
 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於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福相生卒反生
 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變容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觀君博聞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
 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謂幸極可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言行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
 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之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

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斲傷則枝葉必偏枯斲當字誤為斲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君為上失政大
及小人畜穀穀斲傷及人物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
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蕪未脩言疆域與草木皆幸易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依附之水土未細糴糶者猶糶實者猶
實言善惡之物仍錯亂也王者猶玉玉以論善人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論樂猶憂以繼慍政出自家
門此之謂失政也懼猶忍也言天下安然人物不亂方優佚憂繼之出其忍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
名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卷十二

朝事第七十八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
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
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
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
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之公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
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
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別以九儀人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纁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宰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
禮九與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宰其朝位賓主之

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籍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
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宰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
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
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
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
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旒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
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籍尺有二寸指大圭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貳乘
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
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
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
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
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者義正刑一
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匡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旒施其
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
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
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目為正之具

漢魏書

大戴禮記

也君親致雅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故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大夫為丞擯君親體賓私覲致饗餼既還主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屬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屬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藿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三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調委之師役則令檣檜之有好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欲犯令者為一書其禮俗政事負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發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峭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作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筭請於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人比投不釋筭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率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率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其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已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視筭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筭筭多少視其坐籌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筭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去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曾孫侯氏今日秦射於一張侯祭之曰今日秦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賚祭既設執旌既載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一尺三寸受豆五升壺腹修五寸○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階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者之

沈約謚法序謂大戴禮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下引政穆篇云謂亡者蓋亦指謚法篇非二書盡亡也於是又得知大戴所刪三十九篇中原有政穆謚法二篇此則亡書篇及世本並有謚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所公心嫉王式謂歌吹諸生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尚早未可也江名在所當改者也其一按漢書儒林傳博士江服度漢書注云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文頴又引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豈大戴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曲禮而今曲禮無此文此又亡篇軼文在所當考者也其一按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禮本別有曲禮篇服文猶及見而後乃軼之耶詰志小辨用兵少間七篇而其前哀公問兩篇不在其數似矣但不知大戴何故以此七篇分卷第九第十一篇並入大戴禮王伯厚謂即千乘四代虞戴德篇以亂其序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乃謂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此又篇目次第在所當考者也而自來為大戴而第十卷又孱入文王官人諸侯遷廟覺廟三功既箋注夏小正考定公符篇別自為書而於此數端尚不能無疑故筆之於此以俟考正汝上王謨識

禮之學皆未有討論及此者謹於此書粗嘗用

